

深度 大陸

被北京冬奧會改變命運的小城，與城裏的人

常住人口10萬的崇禮，擁有兩座高鐵站、七家滑雪場，牛肉麵賣得和北京一樣貴；但城裏的人說：今年一分錢掙不到。

端傳媒實習記者 張晉谷 發自崇禮 | 2021-12-03



姬發穿一件黑色連帽衫，站在吧台裏有些手足無措。這是一間小酒吧，一樓有三張長桌。店長KiKi說，去年雪季生意最好時，一二樓都坐滿了人，忙到沒人上酒，「沒有沒拆盒的杯子，拆開（客人）自己過來洗杯子」。

今年生意顯然不太好。酒吧坐了兩桌雪友，穿着嶄新的滑雪服。我請姬發給我一杯水，他在吧台翻找了一會，然後去洗碗池接了一杯自來水。我試圖和姬發聊幾句。音樂聲音太大，我們需要喊着說話。

「你之前在哪上班？」

「KTV。」

「為什麼來這了？」

「KTV因為疫情關門了，今天是我第一天來。」

酒吧外是11月初的崇禮，走出室內便會感到徹骨的寒冷。大風從石板路上無聲地刮過，街道上空無一人。臨街店鋪大多是雪具店，只有零星幾家亮着燈，店主在玩手機或是拆滑雪板的包裹。

2015年7月31日，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(Thomas Bach)在馬來西亞吉隆坡宣布北京獲得2022年冬奧會主辦權。崇禮人在縣城廣場上看到直播，開始敲鑼打鼓，歡呼慶祝。穿着鮮豔演出服的阿姨臉上貼了小國旗，大笑着跳起了舞。廣場的大幅海報上寫着：「花開北京，花落崇禮」。那天晚上，縣城放起了煙花，焰火與聲響一直傳到幾公里外的村莊。

按照規劃，冬奧會大部分雪上項目將在河北省張家口市下轄的崇禮舉辦。一條新建的高鐵及一條高速公路由北京直達崇禮，還有一條高鐵從崇禮連接內蒙古錫林浩特。這座常住人口10萬的小城，將擁有兩座高鐵站，「成為連接內蒙古和北京的重要交通樞紐」。崇禮還將建起冬奧小鎮、媒體中心以及若干比賽場地，「打造國際知名的冰雪運動和冰雪旅遊勝地」。

崇禮地形圖

北京冬奧會雪上項目舉辦地之一



這座被冬奧會改變命運的縣城只有兩條路。裕興路貫穿新城區，長青路貫穿老城區，中間是一條清水河。

新城區的柏油路年年重鋪，兩邊的歐式小樓整飭一新，外牆漆成彩色，像是一座詭異的童話小鎮。路上沒有行人，偶爾有汽車駛過。店鋪基本是雪具店、餐館、酒店，大都關門。中午時分，我走了20分鐘也沒有找到一家開着門的餐館。

柏油路鋪到了一河之隔的老城區。路依然嶄新，但兩邊變成了破舊的北方筒子樓，外牆貼着發黃的白色瓷磚。街上有三三兩兩的行人，路邊大都是小吃店，舊縣羊蠟子、莜麵、黃燜雞米飯、西安肉夾饅。中午過後，服裝批發城的台階上、銀行門口、街道拐角總是坐着一些老人，都穿着深色的衣服，有的女性包着白頭帕。

2020年，崇禮的GDP為34億元，其中服務業貢獻了20億元，佔比達到58.6%。崇禮的服務業基本上都與滑雪有關。

崇禮城區的常住人口5.7萬人，3萬多人直接或間接從事滑雪產業。

今年大部分滑雪場剛開始造雪，還沒有正式營業，北京便爆發新一輪疫情。進入崇禮需要持48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，抵達後還需要「落地即再檢」，待檢測結果陰性後才能入住滑雪場和酒店。來自北京及周邊的滑雪客流銳減。

北京冬奧會將在2022年2月4日開幕。儘管還沒有接到通知，當地人都在傳聞到時候滑雪場將會關門，遊客進不來崇禮。極度依賴滑雪產業的崇禮，這個冬天不知道該如何過去。



張家口公園門口有冬奧會倒計時牌。攝：張晉谷/端傳媒



張家口市老城區大多是參差不齊的老樓，許多地方在施工，施工護欄上寫有宣傳標語。攝：張晉谷/端傳媒



張家口市最早的火車站開設於1909年，孫中山、詹天佑都曾到此巡視。現在老火車站改爲了步行街，長長的街上行人寥寥。攝：張晉谷/端傳媒



張家口國際大酒店大廳裏的冬奧特許商品零售店，沒有店員，也沒有顧客。攝：張晉谷/端傳媒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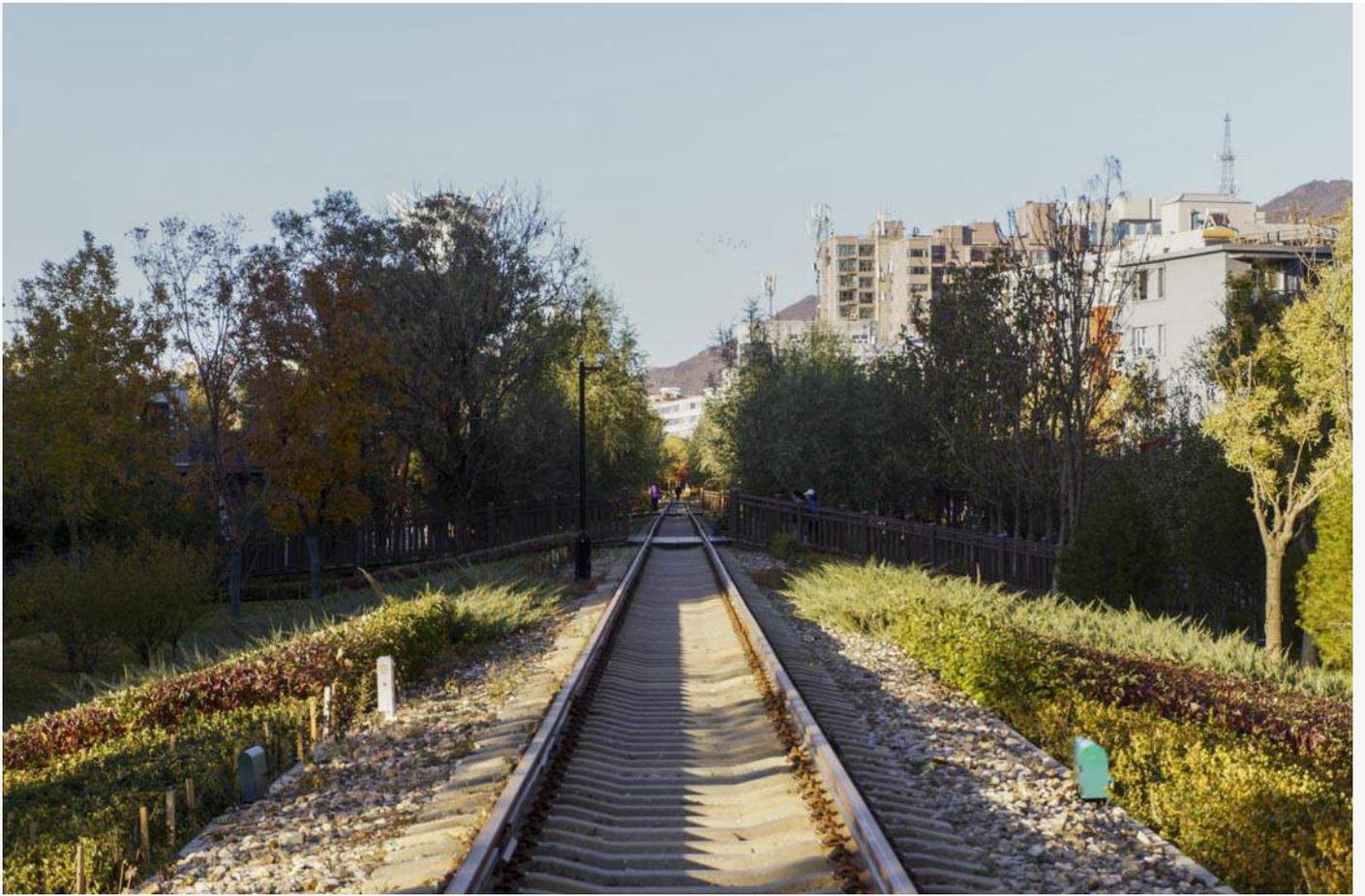
張家口市高鐵站，出站口的中國銀行廣告。攝：張晉谷/端傳媒



鐵路公園裏保存下來的火車頭，漆成了粉色。攝：張晉谷/端傳媒



新城區的施工護欄上寫有冬奧口號。攝：張晉谷/端傳媒



市區還有保存下來的鐵軌，旁邊是鐵路公園。攝：張晉谷/端傳媒



張家口市展覽館在文化大革命中建造，曾經是市中心，現在市中心移到新城區了。攝：張晉谷/端傳媒

姬發

「這裏還是太小了。」

姬發瘦高，面色有些蒼白，說話慢條斯理。崇禮晚上的冷風吹得人臉疼。姬發還是穿着單薄的連帽衫。

他父母在北京昌平開小餐館，父親是崇禮人，母親是宣化人。姬發小學在北京郊區的村小念書，初中回了宣化，沒念完初中便開始混社會。姬發2001年出生，打工經歷已經十分豐富。他在北京做過廚師、室內衝浪館教練，在崇禮雲頂大酒店的工地開過挖掘機，做過KTV服務員。最近一份工作是酒吧店員，只去了昨晚一天。

父親已找好關係，安排他去雲頂大酒店的餐飲部工作。所有人都在傳，開冬奧會時縣城將會封閉，遊客都進不來。只有承辦冬奧會的雲頂滑雪場繼續為冬奧會服務。雲頂滑雪場、太子城冰雪小鎮、已經開通的高鐵站都建在太子城，距離縣城大約有20公里。

冬奧會將全程實行閉環管理，「涉奧人員」只能乘坐專用車輛往返指定場所。如果賽前賽後都需要隔離，那麼志願者可能有長達兩個月的時間只能待在閉環裏。雲頂大酒店是冬奧會的媒體中心，作為工作人員，姬發也會被隔離。

申奧成功時，姬發還在宣化念初中。對他來說，申奧成功就跟看其他的新聞差不多的心態，「拆遷又沒拆到我頭上」。

2015年，崇禮還是一個國家級貧困縣，城鎮人口不足3萬。縣內有4座大型滑雪場，政府喊出要「旅遊立縣」。申奧成功那晚，崇禮縣長白銀海只睡了一個小時，奉勸自己要冷靜下來，[表示](#)「要頂住發展的壓力和資本的誘惑力，一定要把控制力作為崇禮發展的核心價值。」

崇禮後來的變化如同縣長預計的一樣劇烈，他自己也於第二年去職，公開信息未指出他的去向。2016年，崇禮撤縣改區。2019年，崇禮區宣布「脫貧摘帽」。高速公路、高鐵開始向崇禮延伸，北京與崇禮間的隧道一個接一個打通。數百億元的投資朝崇禮湧來，滑雪場、醫院、安置房、冰雪小鎮紛紛開工建設。



2015年7月31日，張家口崇禮縣廣場的居民慶祝北京成功申辦2022年冬奧會。攝：Jason Lee/Reuters/達志影像

2019年，國慶70週年閱兵，政府徵用了昌平區的一塊土地修建閱兵訓練場，姬發父母開的小餐館正好在訓練場範圍內，「那邊不讓住了」，小餐館因此關門。申奧成功後，崇禮的房價、物價猛漲，「崇禮開啥也不容易」。父母沒有選擇回崇禮，而是回宣化繼續開了一家小餐館。

姬發去年在太子城工地幹過。開微型挖掘機在雲頂大酒店的地下室裏開槽，每天工資400元，下班給老闆發微信說一聲，老闆「立馬把錢轉來」。工地上大多是中年人，他覺得開挖掘機不是年輕人的工作。工地每天下班以後無事可做，而且在地下室開挖掘機，「那個心煩的」。

他想過在工地長期幹，「以後萬一碰着個人。」

「帶你做工程？」

「不切實際。」

姬發只在工地幹了一個月，又去縣城的KTV上班，基本工資6000多元，加上小費、超時費，一個月最多能掙15000元。他總結出一套拿小費的竅門：有的包房人多，還帶着幾個女伴。他進包房間好，先吹一瓶啤酒，對方這時候一般都會給小費，100還是200元則隨緣份。

「對於那種人主要是給他面子抬上去了就行。」

KTV曾來過一個30多歲的日本人。第一次來，日本人自稱是少數民族。第二次來，KTV檢查身份證，日本人只得掏出了護照。崇禮區政府要求娛樂場所不得接待外賓，姬發請日本人出去。日本人爭辯他上次都進去了。

姬發義正辭嚴地說，「如果是一個對中國友好的民族，比如說俄羅斯人，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放你進去了，但你不是。」日本人問為什麼不是。姬發說，「問你們天皇去。」



2021年7月28日，河北張家口市為北京2022年冬奧會所建的崇禮區太子城雪鎮鳥瞰圖。攝：VCG/VCG via Getty Images

今年年初，習近平到崇禮考察了太子城高鐵站、冬奧會比賽場地。雖然考察地點都在太子城，崇禮縣城依然關停了所有酒吧，酒吧門上貼了封條。不知道為何，沒有關停KTV。今年酒吧還沒關，KTV卻先因「防疫要求」關門了。

KTV是一個村支書開的，姬發就住在員工宿舍，房子是村支書自己的。雖然KTV關門了，宿舍還能繼續住。他先給我遞了一支硬中華煙，又給我遞了一支軟中華煙（中華煙是貴價香煙，軟包裝零售65元一包，硬包裝45元一包）。

「有錢啊。」

「歌廳的煙」，姬發有點羞澀地笑笑。

那天晚上，姬發聊起宣化，「新中國剛成立的那幾年，宣化也風光。有個鋼廠，叫宣鋼，養活了整個宣化城區（記者註：宣化鋼鐵的母公司河北鋼鐵集團是全國第二大鋼鐵公司）。但是現在因為環境污染太嚴重了，被裁了。」

宣鋼有自己的學校、醫院，還負責部分城區的供水、供電、供暖，職工總數佔宣化城區人口1/3，年產鋼鐵800萬噸。2019年一名河北省政協委員提案——暫緩宣鋼整體關停退出。河北省發改委在回覆裏寫道：「宣鋼公司鋼鐵產能退出張家口市，是河鋼集團鋼鐵業務長遠發展的需要，是改善京津冀地區大氣環境質量的需要，也是張家口市建設『首都水源涵養功能區和生態環境支撐區』的需要。此項工作已列入全省鋼鐵去產能計劃安排，並向國家做出了承諾。」

今年9月，宣鋼徹底停產，產能轉移到河北唐山。河北省委書記、省長到宣鋼檢查停產工作，要求「以宣鋼公司綠色轉型、高質量發展的實際成效服從服務冬奧會籌辦和張家口首都『兩區』建設大局。」

宣鋼停產後，宣化GDP減少近1/6，工業增加值減少近1/3，工業產值減少近2/3。

「北京只能算是國家的政治中心，其實中國的經濟中心是在上海這些地方。」姬發接着說，中國發展最好的地方不在上海，在深圳。



崇禮新城區的頒獎廣場，一群年輕人在打籃球。冬奧會在20公里外的太子城小鎮頒獎。攝：張晉谷/端傳媒

我問他有沒有考慮過去南方發展。他考慮過，但覺得不切實際，去北京有朋友，找不到工作有住的地方，去了南方「手裏那倆錢花完了，只能死在那邊完全陌生的地方。」

姬發說自己之前攢下了「小十萬」元，給了家裏，等到以後買車再用，「如果全放在我手裏，可能現在一分鐘全花了。」

酒吧店長KiKi見過姬發在KTV罵人，帶他去北京做室內衝浪教練，希望他少罵人。姬發做了不到一個月，「感覺不適合」。去酒吧上班那天晚上，酒吧老闆勸姬發好好上班。老闆在加拿大留學過，回崇禮繼承家產。「所以人家為人處事跟本地同齡人就不一樣。」姬發認為。

以他的年齡在本地有些「不上不下」。崇禮年輕人大都去了北京或張家口，留在本地的都比他大一圈。他覺得雪場的生意也不會長久，喜歡滑雪的人沒有多少，「來次數多了，對這個地方可能會有厭倦，就不會經常來了。」

姬發微信的地址是澳門。在他帶我去檯球室的路上，他提起他去過澳門，還有個大哥在澳門賭場工作。那時我們走

到老城區一側的橋頭，抬眼就是一片破舊的筒子樓。我好奇大哥怎樣去的澳門賭場。姬發說，總有一些人能混出去。

「這裏還是太小了。」



老城區的服裝批發城外邊，一群初中生正在等車。攝：張晉谷/端傳媒

吳師傅

「只能是隨大流，賺錢是不可能的。」

吳師傅今年46歲，在崇禮賣了十年菜。綠葉菜在北方算是貴價菜，2009年他剛開始賣菜時，綠葉菜大概在一塊錢一斤。2015年申奧成功後，菜價漲了將近一倍。到現在，綠葉菜基本都要5塊以上。

崇禮一碗牛肉麵賣22元，和北京的物價一樣。我第一次到崇禮時，吳師傅囑咐我到老城區吃飯，老城區便宜些。

但崇禮人收入的漲幅沒能跟上物價。根據張家口市統計局的數據推算，2015年，崇禮城鎮居民月收入為2008元。2020年，崇禮城鎮居民月收入為3127元，是北京的二分之一。

申奧成功時，吳師傅正在街上賣菜。街對面的銀行樓上有一塊大屏幕，在直播北京申奧成功。街上聚集的人群都歡呼起來，吳師傅說，「我覺得這些人傻乎乎的，跟你有什麼關係。」

吳師傅人瘦小，戴一副眼鏡，神情像是一名鄉村教師。他初中畢業去參軍，在山西的坦克團裏做了3年偵察兵，回來後政府分配工作，「有關係的分配好點，沒關係的隨便給你安着。」吳師傅分配進了供銷社。那是90年代末，供銷社已經在走下坡路。而且分配進供銷社的人太多，要等到其他人退休了才有空位。他名義上進了供銷社，既沒有上

過一天班，也沒有領到一分錢工資。

後來幾年，吳師傅輾轉各地打工，在張家口捲煙廠做了兩年搬運工，回崇禮種了兩年大棚蔬菜。「種菜是最累的」，每天要起早貪黑地照顧地裏，全年無休，遇上菜價不高，可能還掙不夠化肥、農藥錢。



2016年1月21日，河北崇禮，一位農民在零下的氣溫下遛羊。攝：Kevin Frayer/Getty Images

2009年，他買下一輛廂式三輪車，在崇禮賣菜。凌晨出發去張家口的批發市場進貨，回到崇禮在七八點鐘，正好趕上早市。那段時間生意好做，買廂式三輪車借了2萬元錢，他賣菜第一年就還完了。

剛申奧成功那兩年，吳師傅的生意興旺。生意最好的時候，一天能掙1000多塊。自那以後，經濟開始走下坡路。

「現在東西都不好賣，尤其是最近兩年，人們手裏都缺錢。本來以前能花10塊錢，現在他節省了花5塊錢，但是錢越來越貶值，現在的10塊錢都不如以前的5塊錢。現在什麼生意也不好做。」

生意不好的原因，吳師傅歸結為之前做生意的人少，2015年後拆遷戶越來越多，「做生意的越來越多了，這些拆遷戶，上萬人都搬進來（縣城），他都沒事幹了。」

2018年，崇禮創建文明城市，城管不讓在街上擺攤。吳師傅的菜攤隨同早餐攤一起消失。他租下一間店面，生意越來越差，「零售幾乎就沒有」。經濟不好時，各方面的困難會一起湧來。給飯店批發的利潤太低，要賒也困難。

吳師傅租的店面是公家的。2019年，為了迎接冬奧，公家通知店面要裝修，裝修要差不多一年時間，「一年左右我總得找點活幹」。2019年底，吳師傅跑起了出租。他又趕上了好時候，19年底崇禮的滑雪場紅火，去萬龍滑雪場的最多，吳師傅一天能拉幾十個。上去一趟車費30元，下來基本上也能拉到客人。一天「差不多都是上千元」。但沒

過多久便爆發疫情，路上看不到人，出租車在街上空跑。



張家口高鐵站外，佇立著一尊冬奧會吉祥物。攝：張晉谷/端傳媒

今年，他兩天只拉到一個去滑雪場的客人。崇禮人主要靠雪季賺錢，滑雪場雖然夏天也經營山地車、越野等項目，但遊客遠不如冬天。吳師傅夏天一天只能掙兩三百元。

唯一幸運的是，崇禮只有一家出租車公司，一共只有100輛出租車。出租車數量是根據人口算，每年交的租金固定，吳師傅不用擔心出租車越來越多。只是他聽說縣城裏新投放了50輛網約車。

前段時間吳師傅還經常拉到上勞動局信訪的工人。「現在幹活都是不好要錢，包括奧運工程他們都不好要錢。」現在臨近冬奧，工程都快完工，工人也變少了。

人民網開辦的領導留言板上，崇禮區委書記收到35條留言，其中22條都是農民工討薪，拖欠金額大多是幾千元。

拉雪友去過那麼多趟滑雪場，但吳師傅從來沒有滑過雪，「沒那個時間也沒經濟實力，應該說是有錢人玩的遊戲。」

吳師傅的父親是「老商業」，在供銷社幹了一輩子，分了一套房。房子留給了大哥。房價漲上去後，吳師傅就再也買不起房了。崇禮房價最早是4000-5000塊一平米，申奧成功後一度漲到2萬元，又一路跌到現在，二手房均價不到8000元。今年9月，張家口市政府專門發布了「限跌令」，要求「已取得預售許可的項目不得低於成本進行銷售」。冬奧會的熱度過去得很快，隨房價漲起來的物價卻不會回落了。

吳師傅說開出租攢不下錢，「一個月六七千塊錢，夠家用就不錯了」。賣菜的時候能掙些錢，但要養家。吳師傅有

兩個孩子。大兒子在河北廊坊上大專，小女兒在宣化念職中，都是學幼教。「一年收入15萬的話，最多剩5萬，要花去10萬。」

「只能是隨大流，湊合着過。賺錢是不可能的，這輩子只能是平平凡凡的。」



山還是黃綠色，雪道上的人造雪鋪到了山下，雪場已經陸續開始營業。攝：張晉谷/端傳媒

雪具店

「如果奧運會沒盼頭我就不幹這個了，一定要堅持到最後一天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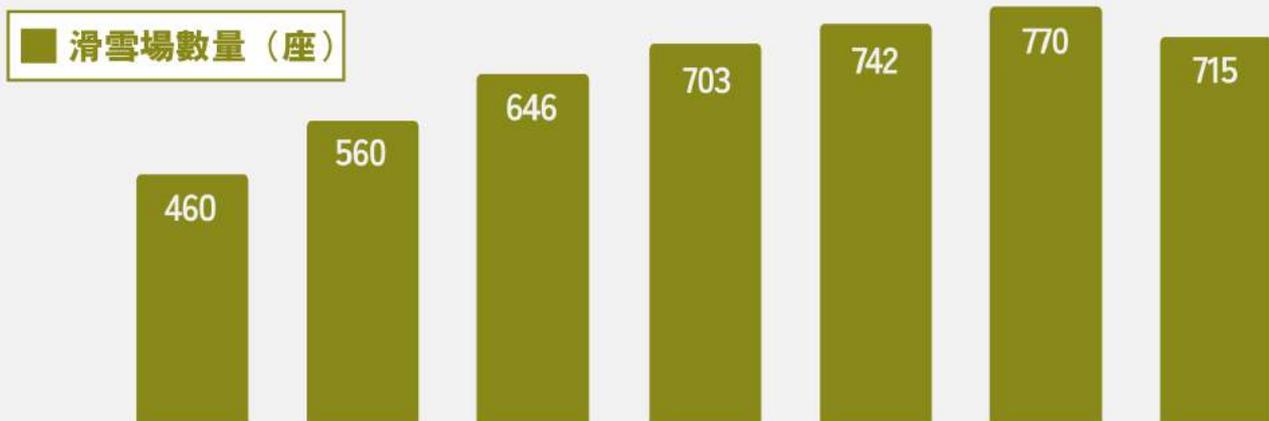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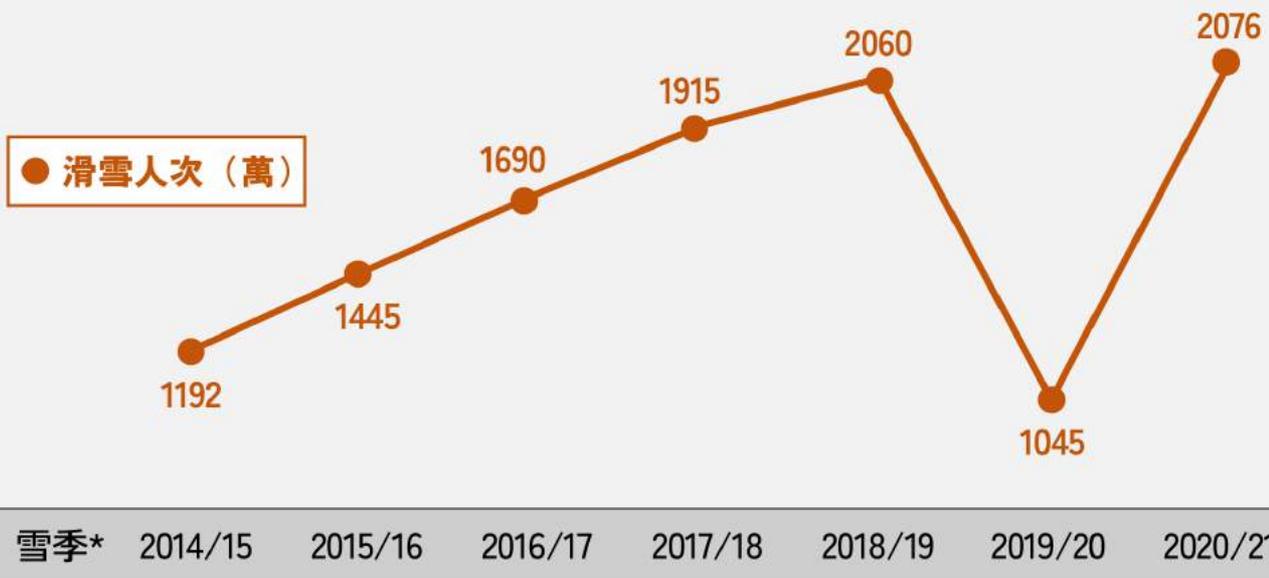
雄鹿雪具店已經開了6年。

門面不大，一邊是玻璃門，另一邊是櫥窗。店裏空間狹窄，兩面牆上掛滿了滑雪服，中間是一排排豎起來的雙板。看起來都有些舊，上面滿是劃痕。老闆同時還運營民宿，店裏堆滿了大包的浴巾、酒店拖鞋。如果不是KiKi介紹，我不會來這家雪具店。去年雪季崇禮生意火爆，KiKi投資了這家店。但看今年的情況，大概率收不回投資。

新城區街上隨處可見雪具店，大都是一兩間門面的小店，外表看起來都差不多。多數店裏只有老闆一人。今年來崇禮要做幾次核酸，還可能無法返京。可以想見，此時還願意來的，大都是資深雪友。他們一般自帶雪具。

崇禮氣候乾燥，地處華北平原和蒙古高原的過渡地帶，常年颳風，有長達近半年的雪季。「崇禮擁有黃金緯度、黃金海拔、黃金區位」——一篇名為《北京2022年冬奧會大部分雪上項目為何鍾情崇禮？》這樣介紹道。從縣城可以望見遠處山峰上，兩座離縣城最近滑雪場。十一月初，山坡還是黃綠色，雪道上的人造雪已經鋪到山下。

中國滑雪場數量及滑雪人次統計



* 雪季定義係按雪季財年計算，即該年5月1日－隔年4月30日

資料來源：端傳媒整理

端傳媒
Initium Media

1996年，崇禮第一家滑雪場——塞北滑雪場開業。當時條件簡陋，雪場僱傭村民，用麻袋將雪一袋一袋背到雪道上。滑雪場沒有纜車，雪友要僱一輛吉普車，坐吉普車到山頂，滑下來再坐吉普車上去。當時已經有不少北京人來滑雪，一篇寫塞北滑雪場歷史的[文章](#)提到，生意最好時，通往滑雪場的路上經常堵車，「車一輛接一輛，像火車皮一樣，最久的一次堵車足足堵了7個多小時。」

塞北滑雪場幾年後因經營不善關門，卻啟發了崇禮的滑雪產業。萬龍滑雪場老闆羅力、雲頂滑雪場老闆林致華都講過類似的故事：他們從北京坐車一路顛簸來到崇禮，滑過雪後，決定要在這裏開辦滑雪場。2003年，萬龍滑雪場開業。2012年，雲頂滑雪場開業。現在崇禮有7座滑雪場。除了承辦部分冬奧項目的雲頂滑雪場，太子城還修建了國家越野滑雪中心、國家跳台滑雪中心、國家冬季兩項中心三處比賽場館。



2016年1月21日，河北崇禮，一名工人在新建的太舞滑雪場舉著標牌。攝：Kevin Frayer/Getty Images

我和KiKi去了富龍滑雪場，離縣城只有兩公里。滑雪場大廳很像是機場航站樓，原木色裝飾的樓層圍出一處巨大的空間，大廳另一側是整面的玻璃幕牆。透過幕牆，可以看到人造雪覆蓋了整面山坡，雪在陽光的照耀下白得刺眼。工作人員都穿着嶄新的滑雪服，經過時會向我問好。雪友看起來並不比工作人員多。用來放滑雪板的架子，上面也沒有幾塊滑雪板。大廳裏有地產展台，銷售在向一名女性介紹滑雪場旁邊的公寓。所有人都穿着得體的滑雪服，上面印着各種戶外品牌的Logo。大廳裏，一聽雪碧賣12元，是尋常價格的4.8倍。

單次滑雪的價格並不算太貴。上傳身份證照片實名認證，在張家口市體育局資助的軟件上，購買富龍滑雪場的4小時雪票只需要93元。滑雪場內全套雪具一天的租金是170元，縣城的雪具店裏是100元。滑雪場提供的教練價格是300元一小時。看到價格表時，我開始感覺到後悔。KiKi說要做我的教練，向我收了1000元教練費。

外地人像是一群候鳥，冬天來崇禮滑雪，或是為滑雪服務。KiKi夏天在北京做室內衝浪教練，冬天來崇禮經營酒吧。如果冬奧會期間崇禮封城，她也可以去東北的雪場繼續工作。KiKi說，能常來滑雪的人，多少都有點能力，「要不是疫情的話，你根本都不知道多少人又有錢又有閒。」

崇禮最大的優勢是離北京近，高鐵一個小時可達，北京人可以來崇禮滑雪過週末。比崇禮雪質更好，或是價格更便宜的滑雪場還有東北、新疆。我遇到兩名在推廣一種滑雪滑板（snowskate）的資深雪友，他們便打算1月份去新疆。

雪友可以轉移場地，崇禮的商戶卻不能。那一整天，雄鹿雪具店只有我一個顧客。老闆的民宿生意倒還很好，一共有30多間房，只剩兩間空房。老闆說，她對申奧成功「沒什麼感覺」，但還是希望開冬奧會，「崇禮好不容易舉辦這麼大一個活動，又遇上疫情。」

「冬奧會要是不讓遊客進來怎麼辦？」

「那就關門唄。」老闆答得乾脆。



2016年1月23日，滑雪教練在新建的太舞滑雪場。攝：Kevin Frayer/Getty Images

那天晚上，我走進另一家雪具店。這家裝修看起來高級很多，店面和雄鹿一樣大小，一半是嶄新的雪服、雪具，另一半是出租的，一個年輕的店員在那兒保養單板。

店長自稱大哥，精瘦，臉面黧黑。聊了十多分鐘，他終於知道我是記者，給我遞了一隻中華煙。他之前以為我是想來開店的粉絲，「大哥抖音上收到了太多私信。」

2003年，萬龍滑雪場剛開時，大哥就開始滑雪，現在手下有七八個教練。夏天「養挖機」（指將挖掘機租給工地使用）——在北醫三院的工地上幹活。工地的錢都是八月十五或者年底結，大哥現在還有不少錢沒結賬，但他不怕被工地騙，他說工人去群體上訪，政府會特別重視，「5個工人就告廢他了。」

為了響應習近平提出的「帶動三億人參與冰雪運動」的口號，北方的中小學校紛紛開設滑雪課。北京市石景山區成為全國首個「帶動三億人參與冰雪運動」示範區，實現「全區中小學生100%上冰、冬奧知識100%進校園、體育和舞蹈老師100%完成冰上技能培訓」。

張家口的中小學校也開設了滑雪課。在過去的四個雪季，張家口市組織了超過十萬名中小學生免費參加冰雪項目培訓。崇禮區職教中心也改為滑雪職業學校，大哥說他見過一名學生家長是「掃大街的」，花了一萬多元給孩子買雪具，「沒辦法也得給孩子買，孩子們互相攀比，都想要好的。」雪具一開始是學校統一採購，「錢都讓老師賺了。」我追問下去，大哥卻讓我別報導，「別把老師給害了。」

大哥告訴我店裏有200萬存貨，滑雪服一套平均要4、5000到8、9000。每年要先向廠家付30%訂金，雪季再把剩下的錢付完廠家才會發貨。賣不出去，存貨就全砸手裏了，「這麼多衣服，你說大哥天天穿我穿得起嗎？我掙點辛苦錢也不捨得穿。」

後來我在淘寶上搜了大哥賣的牌子，全套大概在3000元到6000元。大哥也沒有跟我吹太多牛。

申奧成功時，大哥就在廣場上，看着架起來的大屏幕裏直播申奧成功，「那興奮，不亞於當官的那夥領導。」

「咱中國辦冬奧，所有中國人心裏邊都是特別高興，但是我作為本地人特別難過，我自己親身經歷了中國這麼大的賽事在我們這邊舉辦，但是我們敗得是一塌塗地。」

儘管沒有任何通知，但所有人都在傳冬奧會時崇禮會封城，不准遊客進來。「我們這種對口的，只要客人不來是必死無疑。」雪具店的房租都是年付，全指望雪季掙錢。我在雪具店的一個多小時裏，沒有一名顧客進店。

「如果奧運會沒盼頭我就不幹這個了，一定要堅持到最後一天。」大哥說。



2020年10月29日，河北崇禮，建築工人在冬奧跳台滑雪場的施工現場工作。攝：Thomas Peter/Reuters/達志影像

拆遷傳說

「從前特別好，都是樸樸實實的。」

為了冬奧會建設，崇禮進行了大範圍拆遷，也產生了很多關於拆遷的傳說。

從太子城高鐵站到崇禮縣城的出租車上，司機報出了一串地名和數字，「拆遷費最高的是太子城村，一個人頭費80

萬。再下來是京禮高速入口，棋盤梁是人頭費77萬……今年拆的5個村莊不行，人頭費3萬，一家才200來萬。因為今年的拆遷是綠化項目，之前拆的是國家項目。」

一名外賣員對我說，崇禮以前只賭2塊錢的麻將，拆遷後，有拆遷戶一次性輸20萬。他還聽說，有拆遷戶買了保時捷不會開，當場撞樹上。

我本能地對這些數字產生懷疑，太高了。河北省政府發布的《河北省徵地區片價表》規定了徵地補償價格，崇禮第1區片12.1萬元一畝，第2區片5.15萬元一畝。崇禮縣城是第1區片，太子城村被劃在第2區片。太子城村位於冬奧會核心區，徵地公告特別註明了是「奧運項目」。我在政府網站上找到四份完整的關於太子城村的徵地公告（張家口市2018年第十九批次、第二十批次、第二十一批次與2019年度第三十二批次），4個批次建設用地徵地補償款總共為7570.2235萬元，需安置的農業人口為530，人均補償款約為14.3萬元。



崇禮縣城下邊，建設了大批安置房，看起來沒什麼人。攝：張晉谷/端傳媒

當然，徵地補償款只是一部分，房屋補償、安置費、人頭費，這些沒有任何公開文件。

姬發覺得拆遷戶一有錢，性格就變了，「愛處女人，愛打架」。雪具店大哥也抽着中華煙向我感慨，現在人性都變了。「從前特別好，都是樸樸實實的。」大哥聯想起口氣狂妄的客人，「狂得很，認為自己有一點錢。」

我問他拆遷戶多了和這些有關係嗎。大哥的聲音陡然拔高了幾度，「今年還拆了好多，最讓老百姓笑的是政府拆遷賒賬。現在老百姓手裏邊沒有拿到拆遷款，政府已經把這個房子拆掉了。」

那晚十點多鐘，大哥手下的一名滑雪教練走進店裏。滑雪教練正好是今年拆遷的，老家在黃土嘴村，靠近縣城。他說自己只拿到了30%的拆遷款，剩下的政府分24個月結清。

滑雪教練的父母在老城區開了一家麵館。麵館裏漆黑一片，我幾次走過也沒看到有人。麵館旁邊的街角，坐着幾名像是在發呆的老人。

走在縣城裏，很難忽視這裏發生的鉅變。北醫三院崇禮院區外佇立着十幾幢在建的住宅樓，當地人都說那是給醫院建的。清水河的另一邊，同樣佇立着大片還在建的安置房。申奧成功後，崇禮幾乎重新建設了基礎設施，棚戶區改造，新建輸配水管網、電力線路、污水管網……

2015年之前，崇禮沒有公交車，縣城裏有很多「面的」。冬季供暖依靠各個小區燒鍋爐，分時供暖，不能全天供應。申奧成功後，崇禮開通了公交車，以「北京冬奧會重要配套工程」的名義修建了供暖廠。甚至連一些保安也由北京公司提供。離開崇禮前一天，我去北醫三院崇禮院區做核酸檢測，門口的保安告訴我，他是山東人，是北京公司派來的。



崇禮縣城上邊還在建的高鐵站。攝：張晉谷/端傳媒

北醫三院崇禮院區此前是崇禮縣醫院，將為冬奧會提供醫療保障。2018年，北醫三院全面接管崇禮區人民醫院，建設北醫三院崇禮院區。但醫院裏的北京專家似乎還沒來，我在掛號系統裏找不到北京專家的出診時間。外賣員告訴我，他不敢在縣醫院做手術，「裏面全是本地醫生」，他專門到張家口去做了一個切除眼皮肉瘤的小手術。一名出租車司機說，他去年拉到一位滑雪受傷的雪友，縣醫院醫生不會美容縫合，去了張家口的醫院才縫合上。

崇禮的環衛工人穿着「北京環衛集團」的制服。一位環衛工大爺告訴我，申奧前北京環衛集團就承包了崇禮的環衛工作。他做了8年環衛工，基本工資1590元，加上週末的工資，每個月能掙2700多元。北京環衛集團告訴[媒體](#)，他們對崇禮的環衛工進行了系統性培訓，每一次保潔、清運都按照「首善要求、首都標準」進行環衛作業。但是一位

環衛工大姐對我說，她沒有受過培訓，把街道掃乾淨就行。每天上午從6點工作到8點，下午從2點到8點。

崇禮的學校也掛上了北京的牌子。崇禮唯一一所高中——崇禮一中現在叫北京景山學校崇禮分校。2020年的一則[報導](#)稱，崇禮分校掛牌兩年以來，有10餘位北京教師先後到崇禮支教。但吳師傅告訴我，崇禮家庭條件一般的都會讓孩子到外地上學，「就剩一些學習不好的，家裏條件不好的都到崇禮一中去了。」他的兩個孩子都是在宣化上學。這也與我在當地的接觸相符，我接觸的當地年輕人要麼在張家口長大，要麼從小生活在北京。

崇禮一度擁有中國第三大的天主教堂，曾經是天主教向蒙古地區傳教的基地。教堂可以說得上是宏偉，在一眾筒子樓中看起來相當突兀。我剛走進去參觀，一位守門的女士就略帶歉意地表示他們不讓人進去。隨後另一位進門的女士檢查了我的健康碼和行程碼。

教堂在文革中被徹底拆毀，又在2009年重修。現如今，教堂的側面依然佇立着一尊四五米高的毛澤東紀念碑，毛澤東的畫像卻已經斑駁。教堂旁居民樓的台階上，一群中年男人正聚集在那裏打撲克。

從太子城到崇禮縣城大約有20公里，這一路以來全部拆遷了。我回高鐵站時，路過寫有「黃土嘴村」的路牌——正是在大哥店裏工作的滑雪教練的老家，此刻已變成空空蕩蕩的山谷。司機說，這裏以前是一片村莊。



縣城邊緣佇立著的毛主席紀念碑，紀念碑後邊的窯洞大部分已經被拆除。攝：張晉谷/端傳媒

川菜館

「我們也不曉得啥子冬奧會，只想來這打工，掙點錢，供娃娃讀書。」

袁師傅來自四川宜賓，和妻子一起在老城區經營這家川菜館，他炒菜，妻子當服務員。妹妹嫁到崇禮20多年，他們

還沒來看過。2015年，妹妹邀請他們來崇禮看看。

我問起妹妹邀請時有沒有提起冬奧，袁師傅的妻子說，「我們啥子都不懂，也不曉得啥子冬奧會，只想來這打工，掙點錢，供娃娃讀書。」對袁師傅和妻子來說，留在崇禮並不需要特別的理由。如同妹妹從宜賓遠嫁來崇禮的原因，只是因為村子裏之前有人嫁來崇禮。

做廚師這一行，就是到處打工。袁師傅最早在宜賓種地，種地太苦。90年代去了河北邯鄲的餐館打工，最早幹煮飯、刷碗之類的雜活。打雜兩個月後，混到了配菜，「沒事了跟着學點切菜、配菜，看哈學哈就學會了。」

剛來那一兩年川菜館生意好，一年能有10萬元的純利潤。疫情爆發後，川菜館直接關門，袁師傅和妻子在店裏待了幾個月。這兩年街上不讓停車，交警看到門口有車就貼罰單，「說申冬奧會了，查得嚴嘛。」

袁師傅帶我去看油煙淨化器。油煙淨化器是裝在煙肉末端的一個藍色箱子，環保局要求餐館必須安裝，安裝花了4000元，淨化器的廠家也是指定的。裝了淨化器後，環保局還提出要在淨化器上加裝攝像頭，監控他們有沒有開淨化器，油煙的排量如何。裝攝像頭免費，但是安好後監測費第一年3000元，第二年2000元。

我問袁師傅為什麼沒有看到攝像頭，「這些（餐館）都不同意，他收錢誰裝叻。」在崇禮生活了幾年，他的四川話已經帶上濃重的河北口音。

我在川菜館的一個多小時裏，只來了一位客人，點了一碗水煮肉片。袁師傅一邊炒紅油，一邊講起了2018年，衛生部門要求廚房改造，所有器具要換成不鏽鋼的，「花了一萬多，說要補貼8000，現在還沒見一分錢。」

隔壁餐館已經換了六七個主人，因為沒有額外僱人，川菜館才開到現在。今年要求搞室內裝修，袁師傅又花了7、8000，「要開冬奧會了，不裝修到時候到這掉皮那掉皮。」

「今年一分錢掙不到。兩個人耗到這，出去上班一個月不拿個幾千塊錢。」說完，袁師傅對我笑笑。

來崇禮六年了，袁師傅和妻子還沒有回過宜賓。他打算今年做完就回宜賓。



2016年1月21日，河北崇禮的雲頂滑雪場，遊客在場區滑雪，附近則有不少工地正進行施工。攝：Kevin Frayer/Getty Images

番外：雲頂滑雪場

KiKi給我講了一個故事。她辦了雲頂滑雪場的季卡，朋友拿她的卡去用，被工作人員發現，把卡封了。KiKi發朋友圈「罵人」，一名雪友看到，說他認識雲頂的老闆娘，給了KiKi一個電話，讓她去滑雪場就打這個電話。「雲頂那幫人特別勢利，愛搭不理的那種，我說給誰誰誰打電話，我拿卡，立馬那個態度就180度大轉變。」工作人員鞠躬，雙手遞給KiKi雪卡。

KiKi給我看她拍的照片，雪卡上的名字是林致華，正是雲頂滑雪場的老闆。

崇禮的7家滑雪場，只有雲頂滑雪場是冬奧會的比賽場地。冬奧會將在崇禮產生51枚金牌，其中20枚都落在雲頂滑雪場。

雲頂滑雪場的正式名稱是密苑雲頂樂園，由雲頂集團投資，計劃投資總金額為180億元，老闆林致華是馬來西亞林氏家族的第二代，雲頂集團董事長林國泰是林致華的哥哥。

2009年，林致華的朋友國際奧委會市場開發委員會主席吉哈德·海博格 (Gerhard Heiberg) 來到密苑雲頂樂園考察，建議他申辦冬奧會。

2013年，密苑雲頂樂園開業後，林致華向河北省政府[提出](#)了申辦奧運會的想法，在得到支持後，河北省向中央提出了申辦請求。而後，林致華資助了北京冬奧申辦委員會，並成為其中一名委員。

2015年7月31日，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在馬來西亞吉隆坡宣布北京獲得2022年冬奧會主辦權。

2016年，時任馬來西亞首相納吉布 (Najib Razak) 訪華，在會見當時的河北省長張慶偉時，納吉布 [表示](#)，「馬來西亞政府將全力支持雲頂集團與河北省的合作，加強雙方在冰雪運動領域的交流，為2022年冬奧會助力。」

張慶偉則表示，「感謝馬來西亞在北京攜手張家口申辦2022年冬奧會過程中給予的大力支持」，「近年來，馬來西亞雲頂集團在張家口大力開展滑雪競技，運動休閒等業務，其在崇禮投資建設的滑雪場項目是冬奧會的重要比賽場地，為河北籌辦冬奧會做出了積極貢獻。」

在與張慶偉的會見結束後，納吉布 [告訴](#) 馬來西亞媒體，他告知了習近平與李克強，馬來西亞政府支持密苑雲頂樂園在張家口的投資，以確保該公司可以順利地推進項目。

在新華社的 [報導](#) 中，習近平也認可雲頂集團對冬奧會的貢獻。2017年他視察雲頂滑雪場時，「得知該滑雪場主要由馬來西亞雲頂集團投資建設，已經有一定賽事運行經驗，為成功申辦北京冬奧會作出過貢獻，習近平對外商表示感謝。」

雲頂集團與納吉布的關係早有淵源。2012年，馬來西亞政府管轄的一馬公司 (1Malaysia Development Berhad) 以實際價格近5倍收購了雲頂集團的發電廠資產，雲頂集團隨後 [捐出](#) 約1000萬美元給與納吉布擔任主席的基金會，該基金會為納吉布的競選活動提供資金支出。

2015年，《華盛頓郵報》 [揭露](#) 馬來西亞首相納吉布將一馬公司資金轉入他的個人銀行戶頭，涉及金額高達26.7億林吉特（近7億美元）。醜聞曝光後，一馬公司提出反駁，認為購買雲頂的發電資產是基於長遠投資，與政治無關。

2020年，吉隆坡高等法庭宣判，納吉布涉及一馬公司案的7項指控全部成立，判處監禁12年和罰款2億1000萬林吉特。



2021年11月2日，雲頂雪地公園是北京冬奧自由式滑雪和單板滑雪比賽的場地，入冬後雲頂雪地公園正在下雪。攝：Wu Diansen/VCG via Getty Images

應受訪者要求，姬發、大哥為化名。

2022北京冬奧會

北京奧運

北京

本刊載內容版權為端傳媒或相關單位所有，未經端傳媒編輯部授權，請勿轉載或複製，否則即為侵權。